



红碱草

HONGJIANCAO

于忠民 著

天已完全黑了。凛冽的北风狼嚎般在盐碱滩上怪叫。枯干的芦苇瑟瑟颤抖，发出凄楚的呻吟。

颠簸了半天的破旧“嘎斯”大货车像个病牛，气喘吁吁晃当到青年点二连的宿舍前。我顾不得到屋内暖和一下几乎冻僵的身体，急赤火燎地想找个地方排泄膀胱里憋了一下午的液体。我四下撒目，惨淡的月光下，房山头边上的草垛引起了我的注意。那儿既背风又不易被人发觉。我正要跑过去，身边的同学邱玉明急不可耐地解开裤带，猴急地说：“还愣摸啥呢？哥们儿憋不住了，就在这儿得了。”我朝草垛方向一扬头说：“这前后一帮人，瞅你好哇？哎，往里点儿。”邱玉明不耐烦地哼了一声，提着裤子，刚到草垛边就浇上了。我刚解开裤带，忽听“啊”的一声尖叫，浑身霎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僵硬的手抓紧了肥大的裤腰。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I247.5
Y739-2

68

红碱草

HONGJIANCAO

于忠民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I247.5
Y739-2

© 于忠民 200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碱草/于忠民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6. 1

ISBN 7-5313-2967-0

I. 红… II. 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118396号

红碱草

责任编辑 唐惠凡

责任校对 金平方

封面设计 冯少玲

版式设计 老鸭坊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Email: tang@mail.lnpgc.com.cn

联系电话 024-23284029

传真 024-23284391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刷 沈阳市第三印刷厂

幅面尺寸 148mm × 210mm

字数 300 千字

印张 11.5 插页 2

印数 1—5000 册

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20.00 元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23835670

引 子

十二年一个轮回，那么二十六年呢？

妻子翻出方怡玫的照片，没完没了地让我解释照片上那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是我的第几个“铁子”。我无法给她满意的答案，家里就成了总也打扫不清的战场。邻居和儿子开始还常来劝解，时间长了，无所事事的儿子就腻在网吧里很少回来。妻子咬破了嘴唇恐怖地对我说：“别让我看见那个女人，不然你身上溅的不是她的血就是我的血！”二十六年后邱玉明春风得意。这小子在交通局当科长，据说他老婆比他职务还高，但这并不影响他周旋于酒杯和裙子之间。更让我嫉妒的是，他那水葱般美丽的女儿，竟然还是音乐学院的高才生。

001

邱玉明一脸坏笑又满是同情地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老白，知道你为啥混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吗？告诉你，伺候老婆要有帮忙的，挣钱得有拉套的，教育孩子要戴面罩的，这些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。”见我一脸的狐疑，这小子失望极了：“唉！你不仅是糊不上墙的稀泥，还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骡货。你呀，只配和方怡玫生活在那个年代，生活在少有人烟的芦苇荡，对着红碱草发痴呆。”

虽然前面的话我没弄明白，但后面的话让我听得目瞪口呆。后来有段日子，我的思绪始终围绕着现在的沈阳和多年以前的盘锦，围绕着现在的老婆和过去的情人。

我决定去趟盘锦。



大客车刚刚启动，豆大的雨点便噼里啪啦砸下来。

我将脸贴近车窗向外望去。雨点刷刷地打到玻璃上，逐渐模糊了外面的景色。

不知是盘锦特有的仙鹤、苇塘，还是红海滩的吸引，反正车上座位已满。我身旁唯一的空座也被我那塞得鼓鼓的大包占据着。

车驶出客运站。刚一加速就来了个急刹车。在众人的惊叫和怒骂声中，只见顺着打开的车门蹦上来一位身材修长的姑娘。她肩上斜挎一个精致的黑色小皮包，上身穿一件领口很低、袖子很短的白色紧身衣。

姑娘补了一张票，歉意地朝司机道声“谢谢”，便顺着中间的过道往里走。她左顾右盼地寻找空座，走到车尾又转了回来。最后在我身旁停住脚。她犹豫片刻，这才指着我放包的座位轻声问道：“大叔，这儿有人吗？”

她手里拿着一束美丽的百合，鲜花和发梢仍在滴着水。

我虽不愿身边坐着一个湿漉漉的人，可想想出门的难处，就拎起座上的包放到货架上，说：“没人。”

“谢谢。”她朝我礼貌地点下头，轻轻坐下。

我稍稍挪动一下身子，留出一道不明显的空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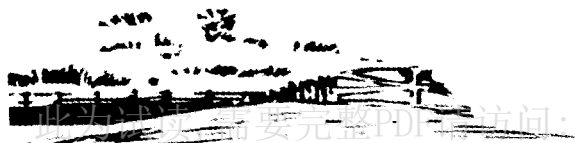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车厢里响起了音乐声。我循声望去，车子前上方悬挂的电视开始播放一部叫《我的兄弟姐妹》的电影。

“哎，你瞧哇，”前座的女孩一捅男友，“忆苦、思甜，这名儿可真逗。”

“操，搞电影的实在编不出好名来了。”小伙子接道。

我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苦涩。忆苦、思甜让我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和青春。现在的小青年生在蜜罐里，他们能理解那个年代的孩子吃的苦，受的磨难吗？

影片结束了，可我仍无法摆脱那沉重的故事情节。我深深地叹息了一声。一扭脸，恰巧与姑娘的目光相碰。她那双大眼睛挂着晶莹的泪珠正惊诧地瞅着我。



我不禁一怔，这双眼睛，这上翘的嘴角，咋这么熟悉？

我不禁脱口而出：“姑娘，我们在哪见过吧？你很面熟……”

姑娘警觉地扫了我一眼，答道：“我们不认识吧？”

沉默了一会儿，也许感觉我不是个危险的人，她主动搭话：
“大叔，您上哪儿？”

我抬起头说：“去大洼。你呢？”

她微微一笑：“我也去大洼。”

我问：“是旅游、办事，还是探亲？”

“是……”她欲言又止，一副不知该如何回答的样子，只是垂下眼皮，默默地瞅着手中的鲜花。

我发觉自己有些冒昧，于是，便将视线移向窗外。

雨已经停了。外面的景象变得清晰起来。啊，已经进入盘锦地域了。

我的心开始躁动，朝窗外痴痴地凝望。平坦宽阔的柏油路旁，一片片翻着金波的稻田，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新式住宅楼，一个个花园式的工业园区，纷纷在眼前闪过。若没有沟内那茂密的芦苇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这就是当年的“南大荒”。

车到了终点。我随着人群下了车。

那位姑娘问一位三轮摩托车车主：“师傅，东方农场的卫红大队怎么走？”

“哦，上卫红村呀，我拉你去。”车主殷勤地招着手。姑娘随即上了他的车。

我随后跳上另一辆车，对车主说：“去卫红。”心里却萦绕着一个谜团：这个姑娘我在哪儿见过呢？



第一章

天已完全黑了。凛冽的北风狼嚎般在盐碱滩上怪叫。枯干的芦苇瑟瑟颤抖，发出凄楚的呻吟。

颠簸了半天的破旧“嘎斯”大货车像个病牛，气喘吁吁晃当到青年点二连的宿舍前。我顾不得到屋内暖和一下几乎冻僵的身体，急赤火燎地想找个地方排泄膀胱里憋了一下午的液体。我四下撒目，惨淡的月光下，房山头边上的草垛引起了我的注意。那儿既背风又不易被人发觉。我正要跑过去，身边的同学邱玉明急不可耐地解开裤带，猴急地说：“还捱啥摸呢？哥们儿憋不住了，就在这儿得了。”我朝草垛方向一扬头说：“这前后一帮人，瞅你好哇？哎，往里点儿。”邱玉明不耐烦地哼了一声，提着裤子，刚到草垛边就浇上了。我刚解开裤带，忽听“啊”的一声尖叫，浑身霎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僵硬的手抓紧了肥大的裤腰。

循声望去，草垛里有两个人影晃动。邱玉明惊得提着裤子兔子似的噌噌往回跑，我的心怦怦乱跳，尾随他钻进了宿舍。

我俩惊魂未定，忽然门被咣当一声踹开，一个长得像大骆驼的青年满脸杀气地蹿进屋内。

正在闲聊的几个老知青一见这个人，像遇到“瘟神”似的赶紧闪到一边。不知谁小声嘀咕了一句：杜金彪来啦。

杜金彪瞪着眼珠子扫了一圈，见我还在哆哆嗦嗦系着裤带，霎时眼露凶光，直扑过来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头上重重地挨了他一个“电炮”。我头一晃，只觉耳膜嗡嗡响。我一愣怔，问：



“凭啥打我?”

“凭啥?”杜金彪张开大嘴露出一对咬人的虎牙,气哼哼地说:“刚才浇尿的是不是你?你以为猫这儿就没事啦。操你妈的,跟哥们儿装傻。”他照我的前胸咚地又是一拳,我只觉胸口像被大锤猛然击中,憋闷得快要窒息。我噤噤地倒退了好几步。

“不是你是谁?”杜金彪齜着虎牙冲我厉声喝道。

“是……”我下意识地瞥了一眼邱玉明。突然意识到了什么,将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

杜金彪眼珠滴溜儿一转,发现邱玉明的裤裆湿了,恍然大悟。他噤噤地来到邱玉明跟前,两眼直勾勾地说:“嗨,你小子够流氓的,胆儿挺肥呀?你他妈的没长眼睛,敢往女青年身上浇尿。”

邱玉明惊得小脸煞白,额头渗出汗珠,他手扶着炕沿儿哆哆嗦嗦,挪着身子往炕上蹭,声音颤抖着:“这……黑灯瞎火的,谁知道草垛里有人哪?”

005

杜金彪抡起大手,啪地扇了邱玉明一个重重的耳光,邱玉明的小脸霎时出现几道红红的手印。邱玉明嗷地怪叫一声,头向后一仰,棉帽子甩到了一边,露出一头髻发。他身子一趔趄,倒在了炕上。

我吓得一激灵,生怕那拳头再落到我身上,赶紧向边上闪了闪。

“嗨,头发还带卷儿呢!”杜金彪嘿嘿一声冷笑,一把揪住邱玉明的头发说,“曲了毛,挺厉害呀。”

“大哥,饶命……”邱玉明手捂着脸哀求道。

杜金彪向下一拽邱玉明的头发,迫使他的脸向上仰起,说:“小兔崽子,不给你点颜色,你他妈的不知我杜金彪的厉害。”杜金彪猛一撒手,回头操起门后的铁锹吼道:“今天我非把你鸡巴剁下来不可。”

“大哥,别,别价,我错了,我再也不敢了。”邱玉明发出了



哭腔，眼泪刷地流了出来。

“去你妈的，少他妈的装熊。”杜金彪吼着，抡圆了铁锹拍过来。邱玉明吓得身子一歪，铁锹在他棉袄上开了一个大口子，又重重地砸在炕上，咚的一声，炕上凹下去一大块。

站在一旁的黎义鸣黑着脸耷拉着眉毛，乜斜着瞪了一眼杜金彪，鼻孔翕动，喘着粗气。我知道黎义鸣在校时打架出了名，今天见两个同来的战友挨了打一定心里憋着气。幸好杜金彪没注意黎义鸣的表情，不然的话说不定会发生一场恶斗。

杜金彪怪叫着又举起了铁锹，这时，门忽地被踹开，涌进来两个人。一个抓住杜金彪的胳膊，另一个抱住他的腰。

抓胳膊那人中等个儿，长得瓷实，有点O形腿，像个蒙古人。他说：“金彪，你跑这儿干啥？这新青年咋惹乎你啦？”

杜金彪气哼哼地说：“达子，你是连长。你说说这小兔崽子，没事儿往女的身上浇尿，你说该揍不？”

“啊，天挺黑的，兴许他没看见。”被称为达子的人说。

刚才抱住杜金彪的人也说：“他们刚来，不知道咋回事儿。”

“不知咋回事儿？他在家也往他妈身上浇尿哇？”杜金彪对那人说，“大鹏，你是车老板，你说这小兔崽子是牲口不？换了你，准给他两鞭子。”

被称为大鹏的人长得膀大腰圆，肥头大耳，脸上光溜得没几根胡子，眼睛亮得像灯泡。他一把夺下杜金彪手中的铁锹说：“得了，别撒野了。跟新青年来什么能耐，不就是浇着个女的吗？什么大不了的，他又不是故意的，别没完没了的。”

杜金彪瞅着他：“哎，雷大鹏，啥叫……”

“走吧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给哥们几个面子。快回你们三连吧。”雷大鹏不容分说连推带拽将杜金彪拉出门外。

达子见我正揉着脑袋，问：“你也挨打了？”

我小声嗯了一声。

达子嘀咕了一句：“跑这儿立什么棍！”



他扭头望着惊魂未定的邱玉明问：“咋样儿，伤着你没？”

邱玉明揉着脸说：“身上倒没伤着，就是脸贼啦疼。”

“哦，没伤着就好。”达子随即对屋里人说，“大家都到食堂去开会，欢迎新战友。”

我沮丧地跟在大伙儿后面走出屋子。

邱玉明手捂着脸来到我身边，他怨恨地瞅着我：“操，啥鸡巴人？一车来的，还整这事儿。”

我正懊恼，没好气地回道：“我整啥事儿？你嘴干净点儿。”

“你干吗说是我？”

“我说你了吗？你自己惹的祸，害得我不明不白挨俩‘电炮’。我没说你，你倒反咬一口。”

“你不瞅我，那家伙能冲我来吗？你那眼神不明明告诉他吗？”

“啊，我瞅你咋的？瞧你裤裆都湿成那样，谁看不出来，还用人说呀？”

“装什么牛×，你以为还是坐‘伏尔加’那会儿呀？”邱玉明轻蔑地说，“哼，不知道自己现在啥身份？”

“啥身份？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小子敢揭我疮疤。我冲他一瞪眼，“你忘了当初围我屁股转，像个跟屁虫。这会儿你倒像见水的豆芽——支棱起来了。”

“谁是你跟屁虫？操，别做梦了。”邱玉明头一歪，脖子一梗。

我气得直哆嗦：“好小子，你有种，你记着今天你说的话。”

“你俩叽咕啥呢，怕别人不知道咋的？”同学谢元庭过来了，他一捅邱玉明，“走，开会去。”

邱玉明不服地哼了一声，摇晃着干巴身子骨随谢元庭而去。我瞅着邱玉明的背影，心里不知啥滋味。

邱玉明确实是我的跟屁虫。从上学起邱玉明始终与我同班。那时他特羡慕我家。



我父亲是万人大厂的党委书记。打我记事起，家有保姆，父亲出门有轿车。邱玉明是普通店员的孩子，七个子女的负担使他成了父母无法顾及的对象。他常年穿着哥姐剩下的补丁擦补丁的衣服。邱玉明像跟屁虫似的整天围着我转悠，为的是得到我赏给他的几块高级奶糖，或是一支价钱高出普通铅笔几倍的墨绿色中华牌铅笔。我爱看他受到恩惠时那喜欣若狂、哈巴狗似的对我俯首帖耳的神态。

老师也对我另眼相看，让我当了班级宣传委员。

为父亲开车的是住在我们院西厢房的尚大爷。他是我班女生尚慕春的父亲。父亲平时不让我坐他的小车。可我还是趁父亲到外地开会之机，让尚大爷开车拉我到郊外兜风。邱玉明借光跟我坐了一回轿车，便神气地挺个胸脯，逢人便讲坐小车真过瘾，一副骄傲无比的样子。

008

“四清”运动一开始，父亲从当时有些紧张的社会空气中似乎嗅出了什么。上下班不再坐小车，还特意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，并果断地辞退了在我家干了十多年的保姆。

成凤芝成了我家的常客。她二十七八岁，尚未结婚，在父亲厂里做秘书。她虽长相一般，但那对善于察言观色滴溜乱转的圆眼珠让人过目难忘。每到星期天，她会主动跑来干家务，还不时带来糖果和小人书给我。她嘴很甜，对父亲一口一个“白书记、白叔叔”地叫着。母亲表面对她客客气气，实则从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反感。

成凤芝常在父亲面前对厂办主任说三道四。父亲总是笑着要她多看人家的长处。有一次还慈父般关爱地拍拍她的脑袋要她好好工作，虚心向别人学习。父亲考虑她大龄女青年的特殊情况，破例通过后勤部门分给她一处厂附近的平房。她感动地噙着泪说，这辈子都忘不了白书记的恩情。

就在我即将升入初中时，“文革”开始了。从此她再未登我家的门。她顿时变成了另一个人，狂热地投入到运动中，积极参



与并组织了“风雷激”战斗队，成了其中的头头，并联合另一伙儿造反派夺了厂里的大权。后来厂成立了革委会，军宣队长理所当然地为革委会主任，她借机混进班子成为了副主任。

一九六八年，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席卷全国，我们这些红小兵则“复课闹革命”，踏入中学校门。我们自豪地戴上红卫兵袖标，继续燃烧大批判的烈火。我这个班级的宣传委员，整天忙活着写大字报，揪斗学校的走资派。看着老太太校长剃个“阴阳头”，挂着走资派的大牌子，龇出大板牙，隔三差五被拎到台上来个“喷气式”捉弄一番，我被这开心的场面刺激得嗷嗷大叫。

回到家我眉飞色舞地向父亲描述我们的“革命行动”。满以为会令整天在家郁闷得生出白发，一脸愁容的父亲开心，不料他却紧蹙眉头，眼睛一瞪说：“你又到外面瞎闹哄啥？你知道不，这是人身摧残。你还觉得挺有意思？”

009

我本来兴致勃勃，却被父亲兜头泼了一盆冷水，心里不禁打个寒战，我胆突地噤噤着：“我……这是积极参加运动，造走资派的反。”

父亲那方头大脸涨得通红，胡子直抖动，他狮子般冲我吼道：“你懂个屁，黄嘴丫子还没脱净，你造谁的反？”

我嘀咕了一句：“谁对抗无产阶级专政，我们就要造谁的反。”

“啪！”我脸上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。父亲那积攒已久无从发泄的怨恨和恼怒都集中到这一掌上，打得我头嗡嗡直响。我捂着火烧似的脸，撞开另一间房门，一头栽到自己的床上。

没过几天，令我担心和恐惧的事情发生了。成凤芝带着一伙儿造反派突然气势汹汹地闯进我家。他们像胡子似的抓走了父亲，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。我顿时傻眼了。我曾经暗自庆幸父亲靠边站可以躲过这一劫难，没想到还是被铁扫帚扫了出来。这个成凤芝为什么不放过父亲？当初在我家她那温顺似绵羊的劲儿哪



去啦？这个可恶的骚货，怎么翻脸不认人？

我惦记着父亲，第二天偷偷溜进了工厂。偌大的空场上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。临时搭起的大台子上，高音喇叭传出对父亲尖厉的声讨。

我悄悄溜到台前，只见成凤芝两手叉腰站在台上，正恶狠狠地瞪着身边的父亲。父亲弓着腰，头发又白了许多，中间被剃了一道明显的“沟”，比那“阴阳头”更难看。他们管这叫“刨地沟”。

两个戴着“风雷激”红袖标的造反派使劲儿摁着父亲的头。成凤芝扬脖子指着父亲声嘶力竭地吼道：“你这个反革命、走资派、老流氓，当年迫害我就是迫害工人阶级。你要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罪行，向全厂工人阶级低头认罪。”

父亲的眉头揪成一个疙瘩，痛楚失望地斜了一眼他曾女儿般关爱的成凤芝。

010

成凤芝的眼睛顿时立起来：“咋的，斜楞啥？当初你是怎么对待我的？你摸我的脸，又摸我胸脯，还想强奸我，你个老流氓。你招降纳叛，结党营私，反对文化大革命。雇保姆，坐小车，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。今天，我叫你尝尝被工人阶级踩在脚底下的滋味。”她说着便脱下鞋子，照父亲的脸扇起来。

父亲的头晃了晃，瞪了她一眼。这时成凤芝手一挥：“他不老实，就让他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。”话音未落，腾地蹿上好几个戴红袖标的人，对着父亲一阵拳打脚踢。我看着心惊肉跳，真想上去替父亲受罪。战争年代父亲受过伤，哪能经得起这帮人毒打？父亲身子一歪，咚地倒在地上。我吓得心一阵痉挛，痛苦地闭上了眼睛。

待我睁开眼时，那伙人硬将父亲架起来，父亲蓬乱的胡茬上挂着黏糊糊的血。我终于忍不住了，跳上台扑过去撕心裂肺般喊着：“爸……”父亲强睁开眼，嘴唇吃力地翕动了一下，尽管没出声，但他的眼神分明让我赶紧离开。



成凤芝见到我，不禁一愣。随即冲我叫道：“吓，小狗崽子，想捣乱哪？”

我气得指着她大骂：“操你妈成凤芝，你忘恩负义，恩将仇报，绝没有好下场。”

成凤芝脸气得煞白，对那伙人喊道：“赶紧把这小狗崽子撵走。”

那帮人不容我分辩，硬把我拖下台。我仍不甘心，指着成凤芝吼道：“我跟你没完……”

我被这帮人连拉带踢地拽出了厂外。

晚上回到家中，母亲靠在床上咳嗽着。我捂着脸气得直哆嗦。邱玉明像小猫似的溜进来，悄悄把我拽到门外。

他眨着一双小眼问：“老白，你这嘴巴子肿这么高，咋样儿啊？”

我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这个成疯子，我饶不了她。”

011

邱玉明眼珠一转，悄声说：“我有办法。白天有造反派护着，咱干不过她。趁天黑咱俩上她家干她。走。”

“走！”我应着。随手从地上捡俩砖头，借着昏黄的路灯找到了她住的那间平房。

我俩刚走到窗根下，里面就飘出成凤芝哧哧的浪笑声。又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：“这回老白头被收拾了，你满意了吧。”我侧耳细听，这不是军宣队长、厂革委会主任吗？他咋跑这儿来啦？

邱玉明一吐舌头，贴近我耳朵说：“看见没，成疯子这骚耙子跟军宣传队队长勾搭上了，刚才我在窗底下听得真真的，她哼得像猫叫夹子。”

里面又传出了男声：“哎，你不是说老白头摸你胸脯，把你强奸了吗？你这处女是真的假的？”

成凤芝娇滴滴地说：“谁骗你了，那老白头胆小的要死，他能碰我吗？我不那么说，咋给他定罪啊？人家把姑娘身子都给了



你，你还对我猜疑啊？”

“哈……”听到里面一阵浪笑，我肺都要气炸了。我将手中的砖头恶狠狠地朝玻璃上砸去。“哗啦”一声玻璃迸碎了。霎时从里面传出一声惊吓的尖叫。我和邱玉明赶紧撒腿跑开了。

父亲不久被送进了监狱，从此再没相见。

在父亲被揪斗的第二天，我的宣传委员立马被拿下。校红卫兵团的一个小头目一把撕掉我胳膊上的红袖标。

我不解地望着他：“我也是红卫兵啊。”

他鄙夷地瞪着我，朝地上吐了一口吐沫：“呸，没看自己啥身份？还以为自己是革干子弟呀。你现在是黑五类啦。”

我的头嗡的一下大了，霎时感到天要塌下来，心里惶恐得像被掏空似的。

在同学们面前我一下子从革干子弟变成了狗崽子。我的周围到处是轻蔑和鄙夷的目光，连从前的“跟屁虫”也疏远我。在操场上，我不时被冷不丁不知由哪儿飞来的篮球砸中脑袋，随之是一阵开心的哈哈大笑。我书包里的铅笔、钢笔常常不翼而飞，椅子上突然冒出的图钉扎进我的屁股。班里开批判会时那一声声义愤填膺的批判让我心惊胆寒。每日惶恐不安，如坐针毡。校团委书记找到我，问我能否与父亲划清界限，我痛苦迷惘，不知所措。我真的不知父亲犯了什么错，又怎么与之划清界限？

终于熬到了毕业。此时有两个去向：一是近郊；一是被称为“南大荒”的盘锦。大部分同学选择到近郊插队。报名上盘锦的寥寥无几。我早想离开这备受歧视的校园，躲得远远的，哪怕上北大荒，上边境线与苏修作战我都认可。



第二章

我垂头丧气地进了食堂。

叫食堂其实就是做饭的伙房，一个大仓库似的简陋房子，有四十多平方米，肮脏的棚壁挂着蜘蛛网似的灰吊。靠墙角处是两口大铁锅，上面盖着脏兮兮的锅盖。两个大水缸立在旁边。水缸边是一个案子，上面放着一块切菜用的厚木板，中间部位明显出现一大片凹陷，残留着切碎的冻白菜帮。案子底下堆着一堆冻白菜。看来以后我们每天就要吃这个了。

013

地面上布满泥土黏结形成的一个个黑色的小包，脚踩在上面咯咯棱棱的。

左侧有一个带两个小窗口的小屋，看来平时就在这里打饭。小屋的窗口下摆着一个破旧的三屉桌，盆边粘着饭粒和菜叶的大铝盆冰冷地躺在上面。

右侧的小屋并排有两个门。外边那个门里有一铺小炕，是伙食员的宿舍。里边的小屋是装粮食的仓库。一只肥硕的老鼠从门下的缝隙里噌地蹿出来，吓得仨女同学哎呀惊叫着抱在一起。

伙房里没有桌子和凳子，几十号知青挤站着。男知青大多是头发蓬乱，裹着大棉袄，腰上系一条麻绳子，嘴里叼着手卷的大老旱，辛辣呛人的烟气浓雾般充斥整个屋子。

我们新来的知青站在一侧。三个女同学捂住鼻子，尚慕春被烟呛得流出眼泪，不住地咳嗽着。

我讨厌人抽烟，一闻到烟味就恶心。今天处在这样浓烈的烟



气中，头被熏得迷迷糊糊，可还得直挺挺地站着。看来今后是躲不过这烦人的烟味了。

“人都到齐了吧？”一个声音从门外传来。我抬眼望去，一个高个的年轻人大大步踏进了门。我认出来了，这不是接我们的大队长吗？他看上去有二十四五岁，棱角分明的长方脸。浓眉下，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。脸膛儿黑红，上唇有一排胡茬。身披草绿色军大衣，头戴羊剪绒棉军帽，很有精神。

他操着浓重的腔音说道：“我叫吴大山，今天很高兴迎来了十一名新战友。从六八年下乡到今天，你们是我亲自迎接的第三批下乡知识青年。你们响应毛主席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’的伟大号召，自愿到这里插队。我代表大队，哦，应该叫营，代表全营的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对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。”

他拍了几下巴掌，随后大家跟着鼓起掌来，呱唧呱唧的掌声参差不齐，但我还是有些激动，毕竟我要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。

他说：“我先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，只是简单介绍，以后你们会慢慢熟悉的。我们这儿是盘锦垦区大洼县东方农场卫红大队。参照生产建设兵团的编制，农场下设十四个营。我们卫红大队是十营，下面有四个小队，也叫连，每个连又分三个排。我们营是纯青年点，四个连加一起将近四百人。小队长是当地贫下中农，连、排长和指导员由知青担任。

“这里是水田区，你们都看到了。盘锦原是一片盐碱滩，地上白花花的像撒了一层大粒盐，种啥啥不长。经过知青的艰苦努力，已开垦出大片的稻田。全营的水田面积有近千亩。人们说这里是辽宁的‘南大荒’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吃苦耐劳，大干苦干，用不了多久，这里就会变成南大仓。”他激昂地打着手势，稍稍停顿一下，又说，“你们十一名新知青暂时先在二连，等以后几栋宿舍盖好后再重新分配。今后你们有什么要求，可以找小队长或找我可以，我们会尽力解决。”

“营……营长，”一个知青从外面风风火火跑进屋，气喘吁吁

